



90后新生代作家代表三三： 具体的生活，可以矫正一个写作者的视角

为了专注，选择全职写作

Q 新闻晨报：首先想问一下，你的笔名三三是怎么来的？这个笔名有没有作家和你重名？

A 三三：“三三”是我最早的编辑老师取的，与我的真名谐音。小时候读王维，喜欢“名字本皆是，此心还不知”，觉得这样散漫的称呼也很好。后来无意中发现，“三三”是《周易》中坤卦的图形，其义恰好也是我想取的。

无论我的真名还是笔名，重名率都很高。有一位写儿童文学的“三三”，另一位写《烟火三十味》的“三三”。假如有一天我要转向别的创作类目，想来这些既存的“三三”老师会让我“眼前有景道不得”。不过，我喜欢这种隐于姓名之中的感觉——减弱身份属性，或许会有更真挚的文本上的交流。

Q 新闻晨报：你自己喜欢上写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A 三三：2005 年左右，我沉迷于在 BBS 上闲逛。那时常去一个叫“轩辕春秋文化论坛”的 BBS，它本是一个历史游戏论坛，其中也有文学版块。网友多带侠气，也有才华，各具专长。有的擅古文，有的擅小说。有个做游戏翻译的网友，因爱好而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《浅草公园》，我至今印象深刻。每到浅草，都会为那些盘踞在记忆深处的文字而感伤。为什么是感伤？我说不清，也许是突然察觉到时间如何在我们身上生效。并且，真的有一些重要之物能穿越时间，幸存下来。喜欢写作，或说开始写作，是为了追逐那些比我走得更远的人的脚步。

Q 新闻晨报：你大学读的是法学专业，后来又去人大读了创造性写作专业，选择全职写作的原因是什么？

A 三三：为了专注，也为了体验不被工作所“侵占”。当然，这需要承担一些代价。至于本科所学的专业，过去说不上喜欢，但近些年来，我越来越能感到法律专业的有趣之处了。

自己的叙事方式，也是一把双刃剑

Q 新闻晨报：大学毕业前你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离魂记》，作为在校学生，当时你创作的来源是什么呢？

A 三三：《离魂记》主要的形式类似于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，选取一些儿时熟知的古代故事，以现代视角来重写。由于喜欢周星驰和王小波，那些故事多沾染了无厘头的幽默感。不全是模仿他们的风格，“解构”也是我长久以来用来面对痛苦的方法，尽管如今已敢于慎重地面向痛苦了。我自己很怀念写《离魂记》的时代。

Q 新闻晨报：大学毕业后你曾从事法律相关工作，做过几年律师，这段职业经历对你后来从事写作有什么帮助？

A 三三：法律是一个需要和人面对面打交道的工作。这种交互的发生，意味着有许多观察的空间，对写作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从事法律工作的阶段，也确实见到了人的不少面貌，高贵的、正直的、勇于承担的、努力的，也有俗气的、机巧的、脆弱而多疑的等等。人的复杂性考验了我，使我更确定自己的去路。目前，我所写的法律题材的作品并不多，可能还没完全准备好去重新进入那段生活吧。但今年也已写了一个相关的中篇了，感觉以后会写得更多。

Q 新闻晨报：余华老师评价你的作品“具有高级恐怖小说的氛围”，通过日常细节的悬疑化处理，揭示人性深处的恐惧与孤独，那么这些写作的技巧是如何形成的？

A 三三：我没有特意分析过技巧层面。恐惧是我一直所面对的，外界倾轧而来时，恐惧因为过于强烈而几乎成

三三，上海作家，1991 年出生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。曾获第六届“钟山之星”年度青年作家、第十九届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双年奖、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等奖项，入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·年度特选作家（2022—2023）等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长河》《晚春》《俄罗斯套娃》等五部，有作品翻译成英语、俄语、日语等。

作为 90 后新生代作家代表，三三的作品以细腻的心理刻画、城市情感叙事及悬疑氛围见长，被誉为“将日常生活写出惊心动魄的质感”。2023 年《晚春》出版以后加印 7 次，受到余华的关注与喜爱，他评价说：“三三是个好作家。”本期的《她说》，我们邀请作家三三分享她的写作之路和创作风格以及新书《长河》中的女性故事。



了唯一的感受。我想做的，是降低恐惧的声音，发现其中更丰富的面相。恐惧亦有缝隙，小说可以由此进入，长出坚实的根须。

Q 新闻晨报：通过这十几年的小说创作，你有没有在写法上逐渐找到自己的叙事方式？

A 三三：就阶段性而言，是有的。然而“自己的叙事方式”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，风格的形成，同样意味着舒适区的建立。所以，当一种叙事方式逐渐成熟、清晰之后，写作者是理应带有一定的警惕之心的。我自己一直在矫正的，是叙事的语言。我们总是说，“精确”是小说语言最重要的标准。那么，如何去定义“精确”呢？难道只是在于描绘某种实相吗？在创作过程中，有许多值得思考的。

旅行、阅读与打游戏

Q 新闻晨报：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

A 三三：兴趣爱好非常多，旅行、阅读是这几个月循环在做的。另外，就是打游戏。近年来最喜欢的一款游戏是《极乐迪斯科》。最近在玩的叫《隐迹渐显》，是中世纪的

探案故事，开头的愚人船与福柯《疯癫与文明》之中描绘的相似。玩这个游戏，可以体验到历史是如何构建的，而人的选择又充当着何种影响因素。

Q 新闻晨报：作为作家，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日常阅读习惯？

A 三三：曾国藩家训里讲到“读书不二”，一本书尚未读完，不要开启另一本书，这也是我最近遵循的阅读习惯。在这个时代，“多线阅读”仿佛是常态。读者多是同时读好几本书，有的未读完也就放下了，或许这也和书籍的丰富有关。然而，我内心深处相信，一本书只有读到结尾时，它完整的价值才会显现。“读书不二”，同样也可以锻炼一个人专注的能力。

Q 新闻晨报：在你看来，持续阅读对于自己的写作会带来哪些积极有益的帮助？

A 三三：有很大的帮助。尽管阅读获得的是想象中的二手体验，但它能让我进入情境，从中寻找他者的感受，这很重要。杨德昌在电影《一一》中表达，电影发明之后，人类的寿命得到了延长。其实书籍也是一样的，在书籍中，人会变得广阔、明朗，能够承纳更多感觉。

Q 新闻晨报：有人认为，青年作家最缺乏的是阅历和写作素材，作为 90 后作家，你如何拓展自己的写作资源？

A 三三：上一个及之前的问题中，刚好说到了读书、观影甚至打游戏所带来的体验的增加。它们确实是有效的，但不能完全仰赖这些手法。最重要的是具体的生活，它可以矫正一个写作者的视角，让他得以知晓如何去生产正确的“二手体验”，把它们放在何种位置上，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幻想。

新书《长河》中的女性故事

Q 新闻晨报：让我们来聊聊你最近出版的新书《长河》，这应该是你的第五本中短篇小说集，《长河》讲述的是什么呢？

A 三三：《长河》的后记题为“好人回头”，这也是我之前题签给很多陌生读者的话。之前出版的《晚春》写的是死亡，而《长河》是一个人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后，以虚疲之身重建存在的意图。这些小说几乎都与爱与存在相关。

Q 新闻晨报：在《长河》当中，你描写了孟云娇、小曹、罗珍妮等女性人物的故事，她们最终的命运“似美丽水汽般消散”，为什么给到她们这样一种结局？

A 三三：这让我想到那首贯穿《小楼昨夜又东风》（《长河》收录的一个故事）的插曲《海上花》，“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 / 是我的一生”。或许人终须消散吧，但对那些迷人的女性而言，我希望那种消散是轻盈的，就像一场梦。

Q 新闻晨报：有人认为，《长河》中的这种“冷感叙事”使得这不是一本让人舒服的书，作为作者，你对此怎么看呢？

A 三三：“冷感叙事”是出版社编辑策划的文案，或许他们想表达的是，较之一本书《晚春》，《长河》中对于语言的使用更慎重了一些，修辞（即那些溢出的感觉）也去掉了不少。此外，小说呈现的主题也是偏冷的，冷后才有更真挚的热。至于“舒服”，我并不认为文学需要取悦读者。相反，好的文学作品会轻轻将读者从思维惯性中击碎，使他们如梦初醒。唯有在那样的状态下，事物的真实性才会浮现。我努力地去接近那样的小说。

文 / 严山山 图 / 受访者供图 插画 / 戎青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